■责任编辑：邱波　■版面设计：元之楚　■责任校对：张君梅　■编辑邮箱：519393901qq.com　■联系电话：13034771195　5160311

达拉特快讯

响　沙
XIANG　SHA

2020年1月15日 星期三

忆家乡的往昔岁月（三）

院良臣

1950年春节前后，又穿插进行了一项减租反霸工作。为什么要减租呢？当时达拉特旗尚未进行土改，为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，政府出台了一项五减租政策，即地主在原收取农民地赋粮租的基础上减收25%。这项政策在当时情况下，农民满意，地主也能接受，所以开展起来很是顺利，很快就完成了任务。

反霸是因为和平解放，对反动的地主恶霸尚未触动，有的继续欺压群众。为了发动群众伸张正义，打击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，使党在农村的政策能顺利推进，开展这一斗争非常必要和适时。我们这个组主要斗争了康家湾的康民仲，起到了打一儆百的作用。

1951年2到4月，工作组的任务转向镇压反革命运动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、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一次声势浩大的、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军事行动。

镇反运动重点是打击暗藏下来的国民党警宪匪特、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。达拉特旗解放前土匪多，国民党驻军多，反动党团组织健全，派遣特务多，双重政府对群众的剥削压榨也很残酷，因系和平解放，所有反动组织和反动分子都未触动，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，所以镇反运动的任务十分艰巨。

伊盟派到达拉特旗的工作团，在短短半年的工作时间内，完成了查田定产、秋粮征收、废保建政、减租反霸、镇压反革命这几项极其繁重的任务，对巩固新生政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，使群众受到了党的政策教育，减轻了负担，实现了当家做主，干部也得到了实践锻炼。我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革命的激情，废寝忘食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，除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外，自己的获益很大，学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，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，为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。

1951年4月中旬，工作团收兵回营，团员基本上都交给了达拉特旗。达拉特旗当时百废待兴，干部十分缺乏，我被分配到旗武装部工作。家里人得到消息后，力劝我不要到武装部工作，特别是祖母苦苦哀求。我深知祖母一生深受兵匪之苦，“当兵没好人”“当兵要打仗”的思想深深种入脑中，无奈，我找到了旗委书记郝文广，他笑眯眯地让我坐下，当我提出这一要求时，立刻找来民政科长黄维邦，问地方哪里缺人。黄说三区缺民政助理员。“那就让院良臣同志去三区任民政助理员吧。”

三区区公所在元宝湾，距展旦召约70公里，两地之间连一条相连的牛车道也没有，边走边问路，第二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到达元宝湾。三区当时情况是，原三参领沙金格利因病在家休养，代区长叫杨葳，旧职人员，是我四姨夫之父，为人和善，说话谨慎，好像有意不认识我，我们倒是真的没有见过面，但我心里想着，有亲家当区长，一定会照顾我，可没几天，杨即被旗公安局抓走了，不久，病死在监狱。后来得知，他是因窝藏伪连长吕景端的财产被告发后逮捕的，无别的政治原因。

财粮助理员王天财，旧职人员，我去后不久，因政治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被抓走，财粮助理员也由我兼任。

我任三区民政助理员期间，主要做了三项工作：优抚救济、婚姻登记、调解民事纠纷。优抚工作，主要是发动群众为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纪念品、慰问品，并做好军属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安排好军属的生活，让前方的战士安心作战。1951年到1952年，多次发动群众制作绣花手绢、荷包、鞋垫等作为纪念品，发往前线，也捐赠毛巾、茶缸、脸盆等慰问品，几乎做到了人人动手，人人捐赠，实际上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。同时十分重视拥军优属工作，经常深入军属家中解决实际困难，以解前方战士后顾之忧。

我兼管财粮助理员以后，也主要做了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是接收了两个旧粮站，一个在元宝湾阿近，一个在茶窑沟，都是原组训处的财产。接纳时粮站会计给我交了一本流水账，两人用算盘合计，收了多少，出了多少，库存多少，按账面库存，我给打了收据，也没有监交人。库是土窑土窗，也没有过秤，接收后仍由原人保管，旗里的部门来拉粮时，我记一本账，让粮站付粮，只出不进。到1952年，剩余部分全部移送到丰茂城粮站。

第二件事是区上干部的工资由我按月从旗财政领回发放，办公费、差旅费等亦由我回旗领取报销，偶尔来点救济费、抚恤费都经我的手发放。

第三件事是筹建了一个百货门点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三区供销合作社。8月下旬经区上研究，决定由我带领另一名同志（拟定的门点负责人）赶着马车到包头采购货物。我们走到黄河边，就被一家货栈的“哨马”接了回去，好接好待住了两天，选购了满满一车布匹杂货。第一次体验购物经商，很是惬意，就用这一车货物，在区公所院内腾出一间房子设立了三区第一个百货门点。过了几个月，达拉特旗供销社来人，在那个门点的基础上组建了三区供销合作社。**（未完待续）**

那团温暖的炉火啊

高怀忠

又是一年冬雪飘时。北方的冬，漫长而冷冽，幸亏有那炽热的炉火一直相伴。

早在天还没冻之前，老家的人们就开始做过冬的准备了，倒炉灰是最当紧的。炉筒子、炉拐子被一节一节拆卸开，敲腾着把里面的灰渣全部倒出去，然后重新组装，把带拐子的炉筒一头安在炉身上，另一头插进墙上的烟洞里，用细铁丝把炉筒子稳稳固定在房梁上……简单的动作年复一年。有时候安完炉子还要吃顿好的，炖上一锅大肉，抿嘴两口小酒。无非是追求一种生活的仪式感，拉进亲情的距离吧，我想。

记忆中那一团温暖的炉火，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天。即便住进楼房已有二三十年，即便暖气片早就替代了笨重的铁炉子，但是记忆中的那团炉火啊，却始终生生不息，一直燃烧在我的心头。

小时候，家里做饭、取暖全靠干柴蒿、农作物秸秆以及羊粪、驴粪、牛粪……，年幼的我们常常出去掏柴拾粪。但那些东西都不耐烧，还是炭比较好，温度恒定，一大块压在炉子里一晚上不会灭。问题是当时当地，煤炭相当紧缺。长城煤矿出产一部分煤，樱炭少，价格还高，连取暖带做饭老乡们用不起！野炭相对便宜些，却不易燃，且易碎，煤面儿多，不扇火的话一会儿功夫就熄灭了。

最享受的就是十冬腊月围坐在火炉旁，看着被烧得通红的炉身和炉筒，听着一炉子炭轰轰轰的燃烧声，心上就有种暖洋洋的安全感。

经常，在炉灰里埋上几颗山药蛋，烧熟之后，顾不得剥掉外层烤焦的糊皮，急不可待地往嘴里塞，被烫得呲牙咧嘴的，但那沙甜沙甜的口感，真好！解馋又解饿。

或者在小铁勺里放块水果糖，凑近炉火去加温，随着它逐渐融化成液态，用筷子挑起一根根细丝，慢慢拉长，伸着舌头去品尝……

或者，把熟的窝头慢头，把七月十五蒸下舍不得吃藏了好几个月的“面人人”，揭开半拉炉盖，担在中间烤；有时也把逮来的麻雀弄死后，拔掉毛，架在火炉子上烤熟了吃……

上学以后，学校里自然也烧火炉子。没有专门的炭房，平均分配给各班的少量樱炭就堆放在教室拐角处，用半砖头围起来。值日生每天都要比别人早到一小时，除了打扫卫生，冬天里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点火生炉子，上早自习前要保证教室里面暖起来。但有时候炉子不争气，满家流烟，呛得人无法呆下去，大家只好在寒风肆虐的室外等待樱烟散尽。难免有人责怪，可是值日生也很无奈，受罪不说，手糊得黑不溜秋，嵌在指甲缝里的脏，洗都洗不干净。炉子非要冒烟他有什么办法?!

上课时最喜欢挨着火炉的那个座位了。一下课就一窝蜂似的往炉子跟前挤。一不小心就把炉子打翻了，一群人手忙脚乱地赶紧再往好安装。

那会儿的天也实在太冻了。手背、脚趾、耳朵，冻种冻烂是常事，又无法可想，只能硬忍着。放学跑回家，恨不得立马把火炉子抱在怀里。大人一句关切的问话：“冻坏了吧？”顿时倍受委屈地哇哇大哭。

日子真是清苦，印象中好像就没有早餐的概念，时常空着肚子去学校。一个上午也不知怎么熬过去的，反正不等中午放学，看见远路的跑校生拿出铁饭盒搁在火炉子上热饭。阵阵香味钻心扑鼻，眼红得人呕！馋得人呕！直流口水。仗着自己是学习班干，偶尔也以替做作业为条件，或者直接用练习本交换，厚着脸皮扒拉上两口。

好不容易捱到放学，回到家还得帮妈妈做饭，主要工作就是拉风箱或摇风扇芦。厚厚的野炭沫子被火烧成一整块，边扇火边用火钩子往中间一插，炭块裂开，火苗呼的一下旺了起来，高兴的呀，就仿佛饭菜已经好了似的。

不过，炉火也曾带给我意外的危险。有一年，寒假里快过年时，上班的念书的弟兄姐妹们都回到家了，十来口人，住处有点儿紧张。我和五弟六弟三人挤在最小的一间卧室。小土炕，小火炉，筒子插到炕洞里。睡前加了块大炭，门窗紧闭，冷自然是没觉得，可是第二天，三个人都软得爬不起来，头晕恶心呕吐，一样的症状。原来是被炭烟闷了，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。家人们连忙施救，把我们挪到宽敞通风处，灌绿豆水……还好中毒不深，半天后总算转危为安了，吓人吧？

因为有过这个教训，在我当老师的那些年，就特别留意学生宿舍的烧炉子问题，每天晚上都去检查好几遍，看看孩子们睡得是否安全，炉火熄灭了没有……

现在很多老人感叹过去的日子艰难，抱怨上学吃了太多的苦。的确是！但谁让咱遇上了呢？身处那个时代，就得接受那个时代的风雨洗礼，活在什么年龄段，就得承担那个年龄段的责任。毕竟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的。何况那温暖的炉火，不也为我们抵挡了数不清的严寒吗？

妮妮

有些人错过了，就是一辈子了.....

一个调皮、活泼的女孩儿，在她上高中的时候，不知道就怎么喜欢上了另一所学校的一位辅导老师，那年正好高三毕业，毕业之后，女孩勇敢的向这位老师表白。没想到老师也挺喜欢这位活泼、可爱的学生，正直毕业季，两个人顺理成章成为一对恋人。一起逛公园、一起吃饭、一起去了老师家里见了老师的父母，但是老师的母亲不同意，认为女孩儿只是一个小孩儿，刚刚高中毕业，也觉得女孩儿太出挑，怎么可以喜欢自己的老师，坚决反对老师和女孩在一起。

事实上，女孩儿和老师的年纪只差7岁。女孩儿，那时候高中毕业之后，在等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空档去邻区一家度假村打工。那时候女孩儿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一名教师。有一次周末从度假村回到学校门口，看到一个学校的自费英语教师专业招生，女孩毫不犹豫的填了一张报名表，并缴纳了20元报名费。并且和报名的人约好，哪天在校门口集合，一起到那所位于呼市的院校报到。女孩儿从高考完后就开始打工，所以一直没有回家，快到英语专业报到的日子，女孩儿请了假，回到农村老家，向父母说明情况，准备拿学费到呼市报到。没想到，回到家才知道北京的一所院校录取了女孩儿了，专业是法律。录取通知书已经寄回家好久了，父母联系不上女孩儿。女孩儿没有将她和老师恋爱的事情告诉父母，只是说她就想将来成为一名老师，但是女孩儿的父亲却坚持要女孩儿去北京上大学，说去北京上大学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，怎么能随便放弃呢。女孩儿带着一脸迷茫再次返回度假村，她没有将收到北京录取通知书这件事情告诉老师。老师一直以为女孩儿将来会和她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，两个人举案投眉，志同道合。

女孩儿返回度假村之后，一直处于一种纠结矛盾之中，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女孩儿一生的抉择。女孩儿在度假村的客房部工作，那时候正处于旅游旺季，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。女孩儿在离开度假村的前两天的一个晚上，度假村接待了一批来自北京的作家旅行团。凌晨1点钟，这群作家客人娱乐过后，准备去各自的蒙古包休息，一位客人找到女孩儿，告诉女孩儿他特别想吃西瓜。女孩儿为了满足客人的需求，大半夜跑到厨房，找到一颗西瓜给客人送过去，这位客人出于感谢，想和女孩儿聊聊，但是女孩儿挺害怕，后来客人知悉女孩儿的老家，告诉女孩儿，他身在北京，但是和女孩儿是老乡。这才女孩儿放心地和客人聊了起来。女孩儿告诉客人，她马上要上大学走了，但是不知道该去北京还是呼市。作家告诉她，必须去北京，只有去了北京，今生才不会后悔。

女孩儿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去北京。她走的时候，和老师连声招呼都没有打。也许她觉得又无反顾才能狠心离去。女孩儿去了北京也没有联系老师，她知道她暂时不会回来了，但是老师却千方百计打听到女孩儿的下落，写信给女孩儿告诉女孩儿他愿意一直等下去。那时候女孩儿才20岁，老师已经27岁，家里天天给张罗介绍对象。在那个时代属于剩男了。女孩儿很明白，老师等不起。她毅然决然给老师写了一份决裂信。老师收到信之后，心如死灰，就在那个冬天，老师终于结婚了。

9年后，女孩儿又回到了这个小地方，女孩儿这辈子也没想到，又回到了这个小地方。回来之后，两个人的距离非常近，但是很少能够遇到，女孩儿回来之后，12年只见过老师两次面。谁也不想主动联系谁去见谁。有一次女孩儿去同学那里开的美容院做美容，同学把老师妻子的微信朋友圈打开让女孩儿看，当女孩儿看到老师的妻子非常爱自己的老公，朋友圈都发的是老师的照片。女孩儿这时候才感到一阵心痛，原来自己曾经视为草芥的男人，在别人眼里却是一块宝贝。

这时候女孩儿想起了，曾经老师的母亲强烈反对，而老师坚定的要和女孩儿在一起的画面；想起了，曾经老师写信哀求女孩儿能不能给他打一通电话，女孩儿都没打。想起了，很多非常温暖而感动的画面.....

往事已成追忆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阴差阳错，转眼就是一生，转身就是一世。

也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吧！

吃不厌的山药丸子

韩小冬

妹妹在外地上班，偶尔回家一趟，必吃一顿妈妈做的山药丸子。

山药丸子出锅时间稍长，晾凉了就会口感发硬，所以妈妈总会掐着点儿，在妹儿一进门时山药丸子接锅盖上桌。小半盆搁少许烂腌菜的酸腌汤，一碗伶好扎蒙的胡油，搭配这一笼热气腾腾、美味可口的山药丸子。

妹妹和我相差近10岁，她出生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大米、白面和油肉都已然不缺，和我所出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天3顿土豆为主食材充饥简直是天壤之别。生妹妹时父亲已是国家正式教师，每月有固定收入，家里还有二亩自留地，又能喂养家禽畜，全家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，生活品质在日渐提升。山药丸子于她而言，一个月最多吃个两三顿，也就是个饭菜搭配。

小妹现在爱吃山药丸子估计也就和儿时一样图个稀罕解馋。而我大概小时候吃腻了，加上妈妈做的山药丸子面放得多，人口太过筋道，所以也不怎么待见这一美味。

那一日，帮着照应娃的公公婆婆回了老家，家里节奏一下紧张起来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我尝试做顿山药丸子凑乎吃一口吧。

蒸锅加水，先开电磁炉烧热。土豆擦丝儿，少撒点儿白面，加点儿花椒和盐，随意拌在一起。已开的蒸锅笼屉上铺展笼布，将这一盆土豆丝儿抓撒在笼布上。时间设定12分钟，待我用这点儿空当备腌汤。

恰好前几日烂腌菜吃完，婆婆留了一碗腌汤。取一根黄瓜切丝儿，酸洋葛青和胡萝卜切丁，小半颗西红柿切小丁配色，统统放进腌汤里，再把蛤好扎蒙的胡油舀一小碗。

腌汤小盆和胡油小碗上桌。电磁炉正好火停，山药丸子这就蒸熟了，全部夹在一个大汤盆里，直接趁热端上桌。

每人盛一小碗腌汤，挑几筷子山药丸子，舀一勺胡油，一顿饭的内容全部涵盖。爱人边吃着还好几遍地在说着：成家20年咋就没给做这么一顿好吃的山药丸子？那神情和架势，分明是20年的三观差异瞬间完全契合在一顿山药丸子里。眨眼功夫，3个均称超1斤的大土豆做成的一大笼山药丸子被一扫而光。

我默默盘算着这么多年来少吃下多少土豆，还浪费了多少钱、多少心思做五花八门的饭菜来迎合家人的胃口。好在还有后半生，可以隔几天以此廉价的美食将就。

当晚和妈妈视频，我还显摆山药丸子少放点面也挺好吃。妈妈一脸迷惑：你不爱吃面多的山药丸子啊？小时候你们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精白面，妈就做山药丸子多撒几把面让你们尝尝面香……”

那晚视频说了几句，我就匆匆挂了，不想让妈妈看到我目瞪口呆的傻样和眼里矫情的泪花。

自那以后，我家饭桌上隔三差五星现山药丸子这道简单的美食，再也吃不厌。

心中的那棵树

王小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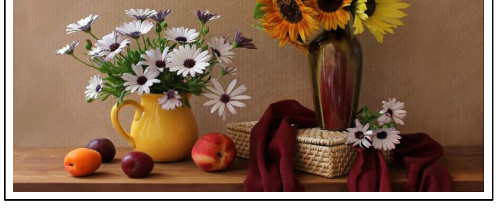
30年后同学们相聚，让我又一次回到尘封多年的回忆。尽管岁月如烈风般，已将心中往事侵蚀得斑斑驳驳，但惟独对一棵树的记忆仍是那样的清晰。

相信不少同学会有印象，209班门前的那棵沙枣树，我们叫他“麻枣”，空长着枣子的外形，却口感麻涩，几乎没有什么水分。就是那棵向西斜长着的大树，以至于多年后走过了很多地方，却再没见过身躯如此伟岸的同属。

如劫掠般的采摘，通常是在时间充足的年后，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跑校生，粗略扒上几口饭就迫不及待地爬上了树头。连拽带撸的，不大工夫，红红的沙枣就装满了每个人的口袋。接下来的活动大多是一阵玩闹，而枣子也一半吃进口中，另一半却沦落为玩伴们打仗的“武器”。

齐炜同学的异想天开，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它的口感。掏出一把，在被当做喝水杯的罐头瓶中泡上几节课，再入口时便多了些许爽滑，这便成就了那个秋天赐予我们的最经典零食，我们称它为“醉枣”。尽管口感仍日不佳，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丝甜甜的感觉还是镌刻进了记忆。

也许每个人的一生，总有过或多或少的恋物情节，能够随时跳出思维的，常会让旁人无法理解。多年以后，一次载着妻子、女儿到库布齐沙漠郊游，车子在杏无人烟的公路上奔跑，不经意间，广袤的沙地中便出现了一簇/丛，越来越近了，一株高大的树木突兀地立在那里，婆娑的身影让我一眼认出那是棵沙枣树。“不好好走，怎么把车开进沙地了？”妻子焦急中一脸茫然。

车在不远处停下，快速奔跑过去，没错，就是它，我久违了的“麻枣”。迫不及待摘下一颗放入口中，却是一脸失望，尽管外形相差不多，却没有了记忆中的那个味道。审视良久伸车返回车上时，妻女不解地问我怎么了，接下来的路途，我向她们讲述了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很多故事.....

往事如烟却挥之不去，也许那天、那事、那人、那份感觉，已永远定格在那个时代、那个校园。但我依然坚信，同为懵懂少年的同学们，心中的那份情、那份期许，多年后依然会保留着最初的纯洁，像那棵树，已扎根在心中。